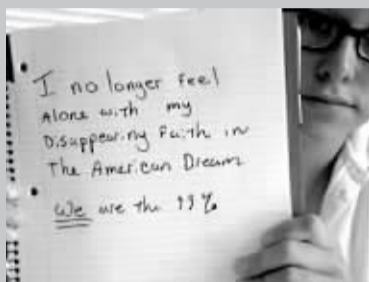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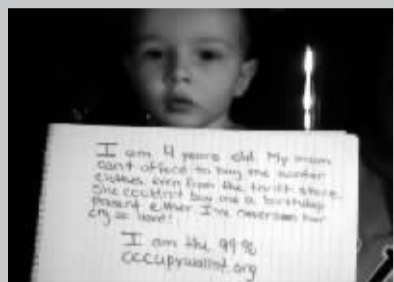


■传统

马丁·路德·金为黑人权利请愿 大学生为反对越战请愿 美国的请愿传统促进了进步和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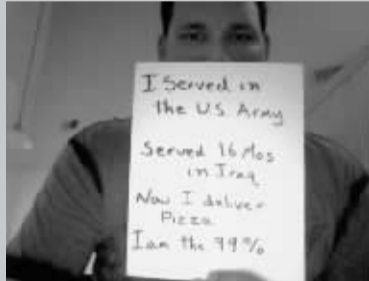
从第一届大陆会议起草呈交给英王的《和平请愿书》，到马丁·路德·金带领 20 万人发起“向华盛顿进军”、给黑人以平等的权利的请愿，美国的请愿传统促进了美国的进步和改革。



“我 4 岁。我妈妈没钱给我买冬天的衣服，也买不起我的生日礼物，我从没见过她哭得这么厉害！”

“我没钱供我女儿上大学，因为楼市崩溃，我损失了 7 万美金。”

“不止我一个人对美国梦失望。”



“我是一个没有医保的护士。”

“我是爷爷收养的……我找不到工作……没有人帮我们。”

“我是美国军人，在伊拉克服役了 16 个月。现在，我在送比萨。”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许多美国民众自发把个人诉求传到请愿网站上。

殖民地时期

美国请愿传统来自英国

美国的请愿传统，来自英国的政治文化——人们可以为“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满向当局申诉”。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英王，也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请愿。1604 年，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到伦敦去继英王位的路上，就“受到各式各样请愿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他召集议会，目的是减轻“我们人民的所有不满和怨恨”。

17 世纪中期，请愿发展为一种鼓动公众的手段，不再只是个人或小组的行为，而带有了更多政治色彩。许多请愿书被印刷出来，广泛传播。

不过，在英国，请愿的合法性从来都是很脆弱的。请愿只有在请愿书以既定的、极其恭敬地对国王和议会的称颂开始的样板文件中体现出谦恭和忠诚时才是合法的。

请愿者心里非常清楚，请愿对他们而言，并非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特权。请愿如获受理是当权者的一种恩赐，当权者如果对请愿不闻不问，请愿者根本没有进一步申诉的权利。

因此，请愿在英国绝不可能是对权威的质疑或挑战，相反，它本质上是向权威乞求一点额外的“恩惠”。

殖民地请愿不是乞求恩赐

在北美殖民地，请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殖民地权威的基础，在于民众自由的认同。因此，在殖民地，请愿并不是乞求恩赐，而是认定当局有责任和义务平息公众的不满，为他们处理麻烦和问题以增进殖民地的公共福利。比如，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众法庭为了处理公众请愿，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当然殖民地的请愿也并不是全都以喜剧收场。1637 年，一些唯信仰论者向马萨诸塞民众法庭请愿，认为法庭对牧师约翰·惠尔赖特“煽动叛乱”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们认为在法庭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撒旦的影响”。殖民地法庭对请愿的回应是判他们“煽动性诽谤罪”，并惩罚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所有人。值得注意的是，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在申斥起草该请愿书的人时，强调他们受罚的原因并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他们呼吁民众一起来质疑法庭的判决的做法，因为“民众的反对将会推翻我们共同体的基础”。

尽管如此，殖民地从来没有认定请愿行动本身是反政府性质的。就在判决该请愿为“煽动性叛乱”之后，殖民地法庭申明：“本法庭并不因此限制其他请愿自由，或其他个人申诉，或其他任何合法的公开表达手段。”4 年以后，殖民地法庭重申了对请愿自由的支持，并将其正式写入殖民地“自由法案”。

18 世纪晚期，当英国政府开始对北美殖民地加强征税和其他管制的时候，殖民地人首先选择了请愿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不满。1774 年 9 月，在费城召开的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主要工作，就是拟就呈交英王的《和平请愿书》。

殖民地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被他们认为是“英国人的政治权利”的请愿方式其实是一种美洲实践，150 年后的殖民地请愿已经不再符合英国对“谦恭而忠诚”的乞求式请愿的要求，英王极其傲慢地拒绝了殖民地的任何要求，并加派了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

这次不愉快的请愿经历也促使殖民地人发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权利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英国人的权利”，分裂已经产生。殖民地人必须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建国后的请愿

奴隶制与“封口令”

美国建国以后，请愿作为一种基本的民主方式依然保持着活力。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被正式写入宪法，而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就是保障公民请愿权利。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请愿传统因为奴隶制而遭受重大挫折。为了保持南北双方艰难达成的妥协，面对成千上万的请愿书，国会颁布“封口令”，禁止讨论任何与奴隶制有关的请愿。

尽管请愿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仍然受宪法保护，可是“封口令”实质上切断了公民和公共权力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请愿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作用和意义在整个 19 世纪 30 年代完全消失，极大地影响了请愿的政治活力。

在这样的黑暗时刻，前美国总统、时任众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挺身而出，他大声抗议“封口令”决议“公然违背美国宪法，违背国会的规程，侵害了我的选民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 8 年时间里，为了废止“封口令”，亚当斯在国会同时与他的朋友和政敌就公民的权利、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等问题唇枪舌剑，分毫必争，终于在 1844 年废止了“封口令”，但是奴隶制的问题最终还是以战争的方式才得以解决。

60 年代，主题请愿的高潮

20 世纪大部分的民众请愿都是主题请愿，可以说 20 世纪的美国历史最富戏剧性地反映在历次的大型请愿活动中。这些请愿活动往往有组织、有领袖，运动规模宏大、目标明确，因此也达成了许多相关的立法，甚至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战结束以后，退伍兵的退役金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29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雪上加霜，终于导致了 1932 年 5 月“老兵进军华盛顿”的大型请愿活动。这次请愿行动历经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前后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最终，300 多万退伍兵共得到了近 20 亿美元的补偿金。

在号称最自由的国家中存在的黑人奴隶问题一直是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在美国内战后近 100 年的时间里，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1963 年，马丁·路德·金组织了参与人数达 20 万的“向华盛顿进军”大型请愿示威，并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向华盛顿进军”既是对现实请愿行动的描述，也富含政治象征

意义，象征许多黑人积极参加到美国公共生活中来，并在 2009 年产生了第一任非洲裔的美国总统。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学生也掀起了反对越战的高潮。这场持续了近 10 年的反战运动几乎遍及全美各大高校。学生们在一份请愿书中写道：“我们相信对于胜利的唯一选择是，美国从越南撤军。我们相信对于南越的民主和发展的唯一机会是，通过谈判解决战争。”

这个时期，还有关于女性权利的请愿活动。1969 年的石墙骚乱之后，同性恋权利也被提到民权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的不少城市出现了同性恋组织和团体。持续不断的请愿活动和示威游行也为如今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多个州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

让请愿回归个体

进入 21 世纪以后，多元化和全球化成为当代文化的基本特征，请愿网站和社交网络等成为一种全新的请愿方式。两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中体现了这个特点。

2011 年 9 月 17 日，上千名民众通过互联网组织，带了帐篷，占领了纽约曼哈顿。“占领华尔街”期间，请愿网站“we are the 99 percent”(我们属于 99%)风靡一时，很多人都在这个网站上晒出自己的诉求。不过，每一个参加者都只代表自己发言，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为了不同的目的。他们大声宣告：“我们没有领袖！我们属于 99%。”

这个运动再次把请愿归还给个人诉求。个人作为请愿的基本单位，是请愿作为一种自愿的、自发的、自治的、未被职业政客混淆和腐化的民众运动最基本的特质。

马孔·菲利普是白宫的数码策略总监，是“我们人民”网站主要运营者之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为白宫工作之前，他也曾花了几年时间，通过网络组织各种请愿活动。只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些请愿白宫到底会不会看见。如今，白宫主办的“我们人民”提供了一个更加直接的平台。

白宫，你怎么看？

菲利普对网站上收到这么多乱纷纷、无厘头，甚至恶搞和尖锐的请愿，表示这很正常。他说：“请愿平台的力量就是来自它的开放性。开放就意味着，你可以在网上表达任何一个你感兴趣的观点。当然，这里有很多无聊甚至恶意的主题，但它们也往往获得不了太多人的支持。而那些严肃认真的请愿是我们寻求的。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网站上到处都是那种歌功颂德式的请愿，因为那会很无趣，网站也会失去作用。”

菲利普说，白宫实际上对请愿非常严肃。当签名数量达到门槛时，白宫就会召集与这个请愿主题相关各行政部门官员召开政策会议，商量如何做出回应并帮助解决问题。根据白宫的统计，约 2/3 的受访者认为，白宫的回复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阿肯·冯对“我们人民”网站的价值给予肯定。不过，他认为网站存在设计缺陷。网站上只有两方面的信息，一个是请愿者征集签名。另一个是达到门槛后得到回复。然后，这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封闭的死圈。比如，控枪法案，在一周之内签名数就高达 40 万，但白宫做出回复的同时，也剥夺了继续签名的可能。

阿肯·冯建议可以保留那些已经得到回复的请愿，让人们看看支持的人数到底有多高。这会一定程度上给议会立法施加压力。另外，阿肯·冯还建议，白宫可以邀请一些请愿者代表到白宫和官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至少会让人们觉得白宫是在认真倾听人民的请愿。